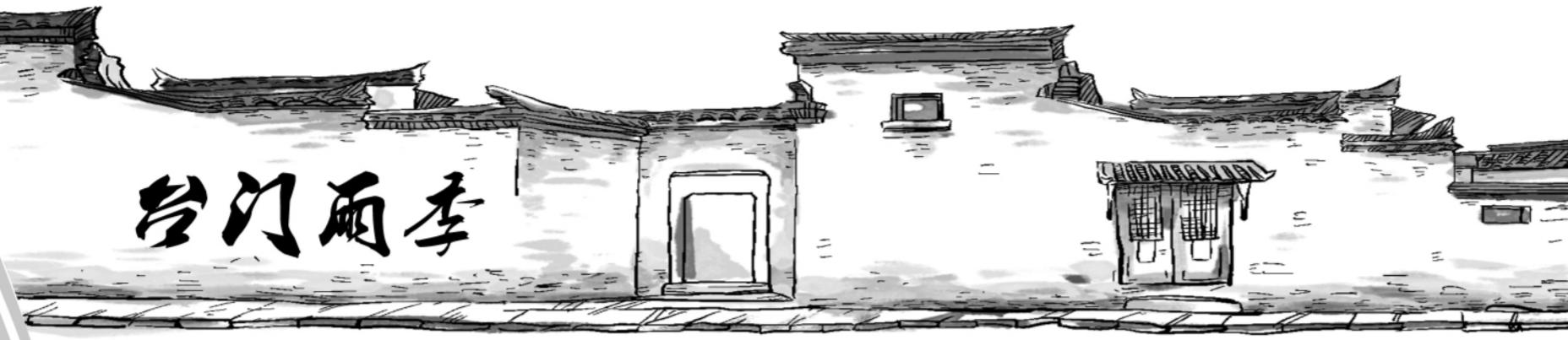




法治文化

编辑/张红梅 高燕 美编/高岳 校对/李景红 邮箱:fzrbsqb@126.com



□ 胡甸

江南的故事，有一篇独属于台门，台门的记忆，有一段偏被雨季打湿、浸润。

台门的雨季，不在夏天，不在秋天，最有韵味，最让人难忘的是冬末春初时节，风是微凉中忍不住偷露一丝暖意，雨是漫天的无边的冰冷的却似乎又有一种魔力，所到之处仿佛在召唤沉睡的一切。

台门中几乎没有光裸的土地，放眼望去都是大块的布满了小小的坑洼的青石板，天井都是石板，夹墙间的过道是石板，廊檐下还是石板，迈过木门框进了屋，依旧是青石板铺地。江南多雨潮湿，又多蛇虫鼠蚁，江南人开山采石，用无数的青石板造屋建桥，筑塘铺路，无数的青石板也同江南一道走过了数不清的雨季，与多少的风雨或痴缠或搏击，留下绵长的细碎的暮春唐朝。

台门都是老房子，不少建于明清，一些修于民国，为了防潮通风和防范蛇虫鼠蚁，台门里的窗户都建得又高又小，有的是雕花的石板窗，有的是木栅栏窗，还有的是单扇或双扇的木板窗，少数的室内采光来自前的大门口或屋顶上的玻璃天窗。早年间的人家还会点油灯，等有了电灯，一盏忽明忽暗的暖黄色灯泡，又陪伴江南的人家度过了曲折折的人生岁月。

而雨季，冬末春初，淅淅沥沥、缠绵不休的雨季，与台门有着一种莫名的契合。本就昏暗的光线，借着雨色的朦胧，反倒像是给天井、过道、老屋都晕染上了一层怀旧的诗意图卷，成排的屋檐黑瓦再一次在雨中吟唱，只有这

个时节，最能唱到江南的心坎里，雨水变成珠帘，溅落青石板上，砸在白墙的墙根，那儿有苔痕，还有多少雨水溅湿的水迹，湿润的空气中，隐约飘来几缕模模糊糊的花香，闻不出是哪儿的腊梅或是白梅与红梅，倒是上百年、几十年的台门老屋，浸泡了潮气，在雨中散发出一种老旧的木料的腐朽的味道，可能来自廊柱，或来自于已不堪重负的木楼梯与木楼板，抑或来自阁楼上那张不知道已经多少岁的雕花大床，还有那股子老房子里多少年沉积下来的厚重的灰尘的味道，如今倒像咖啡粉放于杯底，被热水满满冲开，久远的记忆和从前的故事，随同台门里的味道一起弥漫，随着江南的雨，化成一组小提琴曲浮动过马头墙，淌进古城的每个大街小巷。

那些时光，老旧昏暗的台门，渐渐沥沥、缠绵不断地下雨，仿佛将一个白天都延展成了静谧又寂寥的黄昏。那辰光的雨，是块橡皮擦，将现代的繁华同喧嚣一一抹去，只留下黑、白、灰等最简单也最清爽的颜色，一同抹去的还有高高的风火墙外，热闹的叫卖声、汽车的喇叭声、商店播放的流行歌曲声。在雨的怀抱中，台门的世界里，只有最简约的色调，也只有永恒的雨声。一个仰头，一个回首，恍然间让人穿越了时光，走回了明清的江南、民国的水乡，老屋、弄堂、水缸、母鸡、花猫还有过堂房梁间躲雨的鸽子，万物都被湿润的潮气包裹着，大伙儿将自己紧紧蜷缩成一团，眯着眼听着雨声打着瞌睡。

江南人过冬时的三件宝“火熜、汤婆子、热水袋”，此刻依旧在积极发挥着作用。旧时的台门人家，除非是有些光鲜与富有的，才会于青石板间修筑排水沟，避免雨水太多，积在天井、院落同弄堂间。一般的小户人家或杂居台门的却没那么多讲究，仅仅靠着青石板间的缝隙让雨水渗入，最后被底下的土地吸收掉。冬末春初的雨水，虽然不像盛夏的倾盆暴雨，一瞬间

让台门成了汪洋大海，可如果阴雨多日，也会积起无数的水汪，石板路变得又湿又滑，白墙、门柱上也满是湿漉漉的水珠，最遭殃的是一楼的堂前，潮气积聚，同样一地的水渍与湿滑。有火熜的家人便会拿出这一利器，放入星星点点还有余温的炭块，盖上打满了细孔的盖子，可以烘手，可以暖脚，可以去除屋里的湿气，外面倒扣上一个竹编的罩子，还可以烘烤衣物与鞋袜。

由于青石板铺地的一楼太过潮湿，绝大多数的江南人都将卧室设置在木阁楼上，考究点的家用的是那种赫赫有名的描金雕花的步步床，里面有案台有隔板有抽屉，床前有脚踏，床头有矮柜，满床都是木工雕刻出的戏曲人物、花鸟图案，一般的人家用的也是木床，或八脚或四脚，再次一些的则是睡竹塌或直接是一块木板做床。雨季来临，尽管关紧了阁楼的窗子，放下了床前的帘帐，尽管盖上了好几床厚实的棉花被，可依旧难以抵抗那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的潮气与寒意，它们渗入砖瓦的缝隙，濡湿墙上的被褥，若是没有汤婆子或热水袋，简直像被冰冷的水草缠身，一夜都无法安眠。

汤婆子一般是铜做的，圆滚滚像荸荠的形状，保温性能极好，倒进滚烫的热水，拧紧盖子，置于被窝里面可以热一整夜，但由于它浑身滚烫，杀伤能力也很强，直接碰触十有八九会被烫伤，因此外面都要套一个布罩子，避免同人直接接触。雨夜的时候，睡在台门的阁楼上，老旧的大床如同一个古老的戏台，这头雕刻的是崔莺莺与张生，那边雕刻的是白娘子与许仙，盖着新翻的棉花被，脚被汤婆子暖着，手里捧着热水袋，耳边回旋着屋檐的水滴与细雨的倾诉，一个江南的梦，一梦便是一生。

(作者单位：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)

漫画/高岳

取经

□ 徐小飞

在区法院，提起执行三庭的成绩，大家都佩服不已。这些年，执行三庭在党建、队建、业务、宣传等方面硕果累累，先后荣获党建先进庭室、集体三等功等荣誉数不胜数。执行三庭的郑庭长本人也多次获评模范法官、办案标兵、调查优秀个人等光荣称号。区法院内都有比学赶超的优良传统，许多庭室都以执行三庭为参照，一些年轻的干警更是以郑庭长为学习榜样。

区法院里为了推介执行三庭的先进事迹，在年底表彰大会上请郑庭长作介绍经验。郑庭长准备得很充分，事先把相关管理经验和办案经验都写在纸上，但在表彰大会上郑庭长只是泛泛而谈，点到为止，大家听得并不过瘾，也不解渴，一些干警觉得郑庭长讲的并不出彩，与其他庭室并无太大的差别。

会后，张斌等几位年轻干警相约一起来到郑庭长的办公室，他们想当面向他取经。弄清楚张斌等人的来意后，郑庭长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该说的我都已经在大会上说了呀，现在没什么可讲的了，你们请回吧。”张斌等人死缠烂打，说：“郑哥，您在会上讲的我们都仔细听了，讲的的确不错，但这些内容别人讲过了。可能由于时间关系，有的内容您讲的并不透彻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听听您‘独家秘方’。”

“独家秘方”可没有，也实在愧不敢担。”郑庭长连忙从座椅上站起来，谦虚地说：“你们也知道，我是部队转业来的法院，属于半道出家，之前学的专业也不是法学，你们学历比我高，知识比我丰富，理论水平比我深厚，我应该向你们多多请教才是。”

张斌看郑庭长还是不肯说，有点急了，“郑庭长，您这可是太谦虚了。今天要是听不到真话，取不到经，我们可就不走了”。说着，张斌坐在郑庭长对面的椅子上，边上的几位年轻干警也在边上起哄要郑庭长快讲。

郑庭长平时虽不善交际，但乐于和年轻干警打交道，空闲时和张斌他们说说笑笑，所以和他们很熟络，张斌他们也一直当他是大哥。看到他们这副有恃无恐的态势，郑庭长也只能无奈地笑了，说：“我这点经验实在不足为外人道，而且也难登大雅之堂，所以我就没在大会上讲。如果你们真想听，我今天就给你们讲一讲，讲得不对，请你们批评指正。”张斌他们一听，立刻竖直身体，竖起耳朵，有的干警还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。

郑庭长说：“你们可能也知道，在咱们法院内部庭室里的中层干部中，我可能并不是最会管理的，我平时也很少直接给手下干警发号施令，很多时候上面有什么任务下来了，我能做的就自己做了，执行三庭的干警看见了，也都很自觉地和我一道完成任务，基本上不用我太操心。”

“这也正是我们所疑惑的，现在法院各项任务很多很重，有的庭室领导说破嘴皮，布置各项任务，甚至设定各项考核指标，但手底下的干警参与的积极性不高，有的甚至就是在疲于应付，成绩当然就不理想。而执行三庭的各项任务完成得很好，取得了优异成绩，郑庭长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其中的缘由吗？”张斌虚心请教道。

郑庭长喝了一口茶，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“你们有所不知，我老家是南方的，不怕你们笑话，我小时候家里穷，为了给我交学费，家里养了很多鹅，我每天早上上学前都要把几十只鹅赶到山上放养，放学后再把它们赶回家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养鹅的出身。”说完，郑庭长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养鹅和您现在从事的工作有什么关系？”张斌他们听了郑庭长的话，心里的疑惑更重了。

看出了他们的疑惑，郑庭长接着正色讲道：“那时候我就发现赶鹅是有技巧的，鹅群里那只头鹅可不简单，它的作用至关重要，它走好道，后面的鹅就跟着走好道，它走偏了，后面的鹅也跟着走偏了。我现在是庭长，就类似于那只头鹅，我只有以身作则，敢于担当，带头办理各种疑难复杂案件和其他各项任务，这样其他的干警也会自觉地跟着我干，各项任务自然就完成得很好。”

听完了郑庭长的经验介绍，张斌他们的脑海里不约而同地蹦出一句话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郑庭长的经验虽然通俗浅显，但同样诠释了这个道理，给张斌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张斌等人向郑庭长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(作者单位：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)

春

□ 郑永涛

东风悄悄潜行
四处散布温暖的讯息
雷声唤醒万物
到处都是破土和拔节的声音
雨滴在夜里落入凡间
滋养了大地百谷和人心
走进一片片绿丛之中
一不小心就中了鲜花的十面埋伏
在这无比清新的人间
在这无比蓬勃的时节
有许多花朵在等待开放
有许多生命在等待生长
有许多故事在等待发生

(作者单位：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消防救援大队)

盘

□ 杨金坤

祖母有一对山核桃，闲暇时，她总爱拿在手中反复揉、搓、压、捏、蹭、滚，原本干巴巴、麻麻赖赖的山核桃变得珠圆玉润，老红色的外壳上满是温润包浆。我不解，问祖母：您怎么这么爱玩山核桃？祖母告诉我：这不是玩，这是盘。望着满脸沧桑一身静气的祖母，我渐渐体悟了这个“盘”字。

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玩，盘里蕴含了许多哲理。

盘需要时间，不急不躁，只有经过岁月的慢慢



诱

河北省魏县人民检察院 任寒霜 摄

表弟的乡村招聘会

□ 马晓炜

周末，我驾车数百公里赶回老家，接回乡过节的父亲返城，刚进家门，就听说表弟正组织盛大的新春招聘会。好奇心驱使，我忍不住一探究竟。

招聘会是在村文化广场举办。小时候，这儿是块空场地，农闲时唱大戏、放电影、耍把戏等都在此。舅舅那时没少带我和表弟来“围观”。过去几棵不起眼的柳树，出落成了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大树，气宇轩昂呵护着广场。树与树之间随风摆动的“丁棱枝兔年春风行动首场招聘会”“打工不用去远方，家乡就是好地方”“家乡就业环境好，还能照顾老和小”等红底白字横幅，惹人注目。广场上人头攒动、热闹非凡，人们或驻足观望，或围着展桌咨询，或三三两两交谈……火爆场面不亚于大城市人才招聘会，看着一张张亲切的笑脸，听着熟悉温暖的乡音，我犹如置身童年欢乐的海洋。

倘佯于广场，我看到表弟满面春风与村民交流。不经意间看到我，表弟惊喜地与我热情拥抱，如孩子般开心。

就这节骨眼，一位大叔憨笑着对表弟说，他一直在城里做泥瓦工，原计划这两天返岗，谁知老伴病了，要留下照顾，顺带找点活干，工作时间没准头，问表弟介意不？“张大叔，乡里乡亲的，哪家没个难处，况且俺缺的就像你这样的工匠，求之不得啊。”表弟爽快答应，张大叔乐得合不拢嘴。

表弟与张大叔刚签了合同，有个小伙子抱着简历走了过来，说他去年刚退伍，军营摸爬滚打好几年，除了枪炮弄炮仗技术不会，希望表弟帮找份合适的工作。表弟面露难色，扭头征求我的意见。作为老兵，我对小伙子的境遇深有同感，打趣道：“谁天生不是三头六臂，不可以学嘛。”表弟接过话茬赶紧说：“俺哥说得对，为了保家卫国误了学手艺，现在学赶上趟，当过兵的肯吃苦，跟俺干，亏不了你！”表弟的话，感动得小伙子给他敬了个庄严的军礼。

表弟的员工招满了，准备收摊时，一位女孩

拦住了他。女孩是邻村老丁家的女儿，大专毕业后在家待业，听说村里招工，就想来试试看。表弟看过她的简历，认为公司没有适合的岗位，让去别地应聘，可她去而复返。表弟挠着头觉得不好办，但望着女孩恳求的目光，他想起县城开广告公司的朋友，前几天发朋友圈说缺人手，热心的表弟举起手机与朋友视频通话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对方正为找不到人手着急呢。面对广告公司给出的优厚待遇，女孩开心不已。

与表弟交流，我才知道，前些年他在外打拼，积累了丰富的装修经验，回家注册了公司。这几年随着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建设，公司生意不错，富了不能忘记乡亲们，他找到村干部和相关部门，准备联合几家用工单位搞个招聘会，解决村里部分剩余劳动力问题。镇政府对表弟的建议积极采纳，春节期间通过广播和微信群，发布了招工信息，确保村里首场招聘会如期成功举办。

听着表弟的娓娓讲述，让我对他公司前景充满信心，也对家乡美好明天充满希望。望着眼前“起身”的绿色麦田，我已陶醉在浩荡的春风里。

(作者单位：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)

女警如花

□ 季宏林

女警如花
芬芳了四季
在如歌的岁月里
绽放美丽
在似火的警营中
收获精彩
女警艳如桃花
风雨兼程，播种春晖
红遍三月的山山水水
以一抹浓红的笑靥
传达醉人的柔情和温馨
女警洁如莲花
摇曳在炽热的盛夏
洁净了一方天地
怀揣一颗悲悯的心
救赎世间的沉沦
女警淡如菊花
静静地舒展
吐露一瓣幽香
回首无悔的人生之旅
平添一份甜美的回忆
女警坚如梅花
在冰天雪地里
成就自己的隐忍和胸怀
俏也不争春
只把春来报

(作者单位：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)

寻香

□ 黄喜祖

随着一曲春之声的温婉弹奏，原本就是锦绣一方的闽南海岛县东山，更呈现出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的至美景象，令人陶醉。花草树木，犹如赶赴般地聚拢而来，把这座素有“蝶岛”美誉的岛屿，打扮得繁花似锦，绿树如荫；仿佛那彩蝶的翅膀，不经意间一抖动，便会撒下四溢的花香与油油的绿意。

“你见过木麻黄开花，但闻到过它的花香吗？”生于此、长于斯的我，对此司空见惯，却不知其中缘由。遇到一位专事林木种植的长辈，询问这个问题之后，我才想到去“游历”一下木麻黄树林，探寻究竟，亲身求证一下“只见花开，未闻花香”的事实真相。

走田野，越阡陌，翻沟坎，踏着松软如酥的沙地，来到老家村后的一片木麻黄树林。远远望去，那整片的木麻黄，每棵树干身上下尽是褚褐色“着装”，犹如一个个身披铠甲的士兵，尽心尽责地护卫着块块农田、座座村庄。走进树林，只见一株株木麻黄，浑身上下都披挂着一串串花穗；近前细心观之，那些花穗儿，一层层地叠加在整个树干之上，从下层枝丫至树冠，一溜儿全都布满。

为了证实木麻黄是否有花香味儿，我特地采摘了几支木麻黄花穗，放到鼻子前，细细地闻，果真闻不到一丝的香味儿来。看来这木麻黄之花，既没有菊花、茉莉花、兰花等草本花卉那样清香怡人，也不曾有玉兰、桂花、梅花等木本花卉那馥郁扑鼻之香气；既没有桃花之灼灼，让人喜爱之妖娆表象，更没有牡丹之雍容华贵，让人倾慕之娇艳花姿。总之，木麻黄的花朵，无论从香味、外形以及颜色，绝对是那种从不招蜂引蝶的寻常之花。

“同志，你是来参观木麻黄的吧？”一位看护林子的老者，见到有人绕着飘花木麻黄直转悠，上前来热情询问。

知晓我来此目的之后，老者哈哈一笑：“你是本地人却是外行人哦。木麻黄啊，只见开花结子，从来就未曾闻到过它的花香味儿。因为木麻黄属于种植于盐碱地的树种，花穗含有较高的碱性与酸性成分，因此，花开但不飘香。但它就像咱老县委书记谷文昌那样：秉性真切，朴实无华。一心只为老百姓谋幸福。咱东山岛的群众，都怀念着他。”见我还是有些费解，老者接着说道，从前，咱东山岛那是“微风三寸土，大风瓦片飞”，有句农家人常挂在口头上的俗语叫“春夏苦旱灾，秋冬风沙害；一年四季里，季季都有灾”。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，时任县委书记谷文昌，身体力行带领东山岛军民“上战秃头山，下战飞沙滩，绿化全海岛，建设新东山”，奋斗了十几年，终于捆住了肆虐的“沙虎”，才有了现在成片的木麻黄，才有如今的“花木四时秀，庭院满眼春”的富庶日子。

老人深情地抚摸着花穗说，别看木麻黄不华丽不飘香，但在咱老百姓心中，它可比金子还要珍贵！我不禁感叹，木麻黄是东山岛上别具一格的景观。

在这满地飘香的季节里，我虽然未闻到木麻黄之花香，但却深深地感受到，在这方热土上，一年四季都充盈着一股浓郁且四溢的馨香——谷文昌精神！

(作者单位：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)